

太阳鸟散文丛书

闲说蝈蝈

邱 勋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TAIYANG NIAO SANWEN CONGSHU



太阳鸟散文丛书

邱 勋

闲说蝈蝈

RB088 / 11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闲说蝓蝓

◎邱勋 著

出版发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印厂:黄冈日报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1—5320

印 次: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8.25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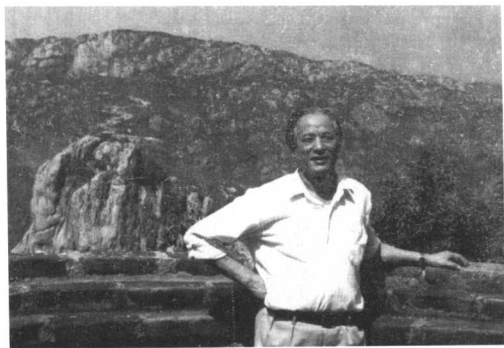
字 数:100千字 插页:1页

规 格:787×1092毫米24开

书 号:ISBN 7—5353—1666—2/I.278

定 价:7.7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邱勋，1933年生于山东农村。曾任中小学教师、编辑、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1955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中篇小说《微山湖上》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评奖二等奖，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和长篇小说《雪国梦》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二届优秀儿童文学奖，《邱勋儿童小说选》获新时期十年（1979-1986）全国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

太阳鸟散文丛书

目 次

医缘	(1)
砚缘	(8)
煎饼赋	(16)
闲说蝥蝥	(26)
长街歌手	(33)
极致	(36)
宝石城	(39)
名片、墓碑及其他	(42)
绿色的思念	(45)
也说铁公祠对联	(47)
从“捂眼睛”说起	(50)
皮筋、洋画、踢盒子的思念	(53)
红烛	(55)
盛名之下	(57)
乔迁之声	(59)
致梅芷君	(61)
狗屠	(64)
似曾相识人归来	(67)
满文的迷失	(70)

元宵节	(73)
从生肖邮票说起	(78)
厕所文化	(82)
衣饰风景	(91)
老尤	(100)
沈哥	(103)
萧萧马鸣	(106)
孔繁森的世界	(110)
林海乡音	(115)
地平线	(118)
大山不会忘记	(121)
小脑袋	(131)
老德	(135)
守之先生	(138)
地煞星	(142)
买鞋记	(150)
鸽恋	(155)
鸽异	(163)
白牛	(168)
泉魂	(172)
重访大鱼岛	(177)
小三峡舟行记略	(182)
后记	(188)

医 缘

母亲生前常说，陶大瞎子给她算过卦，说她有三道斩子剑。这卦倒真也灵验，在我上头有三个男孩，全都夭折了。

我生下来不久，到官亭镇姥姥家住满月。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抽动，昏迷不醒了。症状和先头的三个哥哥相似，母亲知道，又是产后风。按照当时的风俗，孩子死在娘家是不吉利的。连忙托人捎了信，叫我家来人接我们母子俩。堂哥牵了毛驴赶来，母亲上了驴，堂哥用大襟棉袄把我揣在怀里。临行以前，姥爷从街上药铺里拿来几粒药丸，捏碎了，母亲掰开我的嘴唇，填进口里。

从官亭镇到我村十几里山路。正月天，积雪开始融化，山路上滑滑擦擦，来到村口就太阳压山了。母亲让堂哥来到跟前，一只手哆嗦着伸进堂哥怀里，觉出我身上出了一层虚汗。堂哥也说，刚上路时我在他怀里一动不动，过了打鼓山就试着手脚有些蹬动了。

到了家，母亲在我嘴里又塞进一粒药丸。脸

对脸瞅我半宿，天亮前我开始吃奶了。

第二天姥爷悬着一颗心到我们村打听消息。姥爷是个教书先生，那时已是五十开外年纪。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我村村口，转悠了一个时辰却不敢进村，直到有人认出才领他进家。一进院门，听到了我的哭叫声，老人家立时眼泪婆娑了。

后来陶大瞎子告诉母亲：“您只管放心，这孩子小辮头也砸不死！”

母亲一直对陶大瞎子十分信服，还有几分敬重。不过他的“三道斩子剑”实在并非百灵百验：我后头有一个弟弟又在几个月时夭折了。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跟我讲这件事，讲了总有几十遍。我听了，并不十分在意，像听一个与我并不相干的故事。比较感兴趣的是堂哥那件大襟棉袄。堂嫂每年纺线织布，再买来蓝靛和赭青自己动手漂染。堂哥的大襟棉袄总是又肥又大，领口的扣子从来不扣，露出赤红的、满是折皱的脖子和胸膛。不穿衬褂，就那么贴身穿上，外面扎一条粗大的蓝布腰带。钻进那像袋鼠的育儿袋一样的棉袄里，紧贴着堂哥粗糙的胸膛，闻着浓重的旱烟味和汗臭味，在山路上悠悠忽忽十几里，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开来，并且撒一泡尿在堂兄肚皮上。那肉乎乎的小东西实在可怜、可笑而又幸运。

“天可怜见，总是你命不该绝，才遇上了那位好大夫的好药丸，缘分啊！”母亲最后总是这么慨叹着。

但是，母亲只知道那是“好”药，“好”大夫，却说不出大夫和药丸的名字。

老岳母今年84岁了，越老脾气越犟，小病小灾从不打针吃药。老人家有洁癖，桌椅小凳天天擦得锃亮，每星期要洗一次澡，却从来不上澡堂。说起来谁都不敢相信，三九寒天点个小煤球炉用洗衣盆自个儿洗澡，谁劝也不听，却从来不患感冒。

30几年前她得过一场大病：骨结核。

大夫说，要住院，打石膏。

她不听，连门诊也不去了。大夫又说，小腿已经变形，要绝对卧床，不然这条腿就完了。老人家自然理都不理。

有个老头儿每个星期天都从她门前走，到前面马路拐角的教堂作礼拜。他听到老太太疼得大声呻唤，有一天进屋来了。看了一阵，问了几句，又回头走了。不一会折回来，手里拎个小皮箱。进屋坐到椅子上，缓缓地说：“老姐姐，我给你针针吧！”

打开皮箱，从小铝盒里拿出几枚银针，又拿出尺把长一截艾绳。他给岳母小腿上下了几针，又

点了艾绳围着针眼熏烤。针下去一点知觉都没有，像插到一截木头上。

老头儿穿一身灰制服，戴一顶纱眼八角帽，脚下一双黑皮鞋，又干净又斯文。桌上放了一盒烟，他不抽。倒了一杯茶，他不喝。他手指又细又长，白得没有血色。针完了，把银针艾绳装进小皮箱，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又按时来到。

第五天下针时，老太太腿上有了知觉，感到疼了。

一直针了一个多月，每天半小时，风雨无阻。一支烟没抽，一杯水未喝，更不用说其它报酬了。病好后，30多年来再未犯过，只是小腿比原先细了些。如今老太太腰弯成了直角，可天天买菜做饭，到公园锻炼，两腿整天不闲着。儿子给她买根龙头拐杖，老太太用一张牛皮纸包起来，挂到门后的墙上。

岳母病好后曾买了几斤点心，让儿子陪她去答谢大夫。这老先生住在海滨一座二层小楼上，看样子是个殷实人家。岳母娘俩千恩万谢，老头儿脸上却淡淡的，轻声说：“也算碰巧了，这针和你的病对了路数有缘分……”临走，却怎么也不收下点心。几斤点心，实在寒碜人，可当时的确拿不出更珍贵的礼物。是人家嫌少吧，放不到眼里吧，却又不像。看得出这人脾气古怪，就只好又

带回来了。

“文革”第二年妻从省城回娘家探亲，娘俩说起这件事，又决定一起去看望老人。来到那座小楼一打听，老头儿几个月前遣返回了老家。邻居告诉说，他并不是正经大夫，是个牧师。

落实政策后岳母又去打听过，老头儿一直没有回来。

十几年前我到V城采访，所住的宾馆里正开一个新药鉴定会，参加者是几十位来自全国的药学专家。有一位国家医药总局的高级工程师，70多岁了，每天早晨在楼前的月季花坛旁锻炼身体。几次见面点点头，就算认识了。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了。他又说你们县有个官亭镇吧，我去过。那是1953年，我研制了一种治疗黑热病的药，到基层试验推广，就选了你们县，官亭镇是个点。我在官亭住了三个月。

听着老先生不紧不慢的叙述，望着他胸前那飘飘白髯，一时之间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最小的妹妹当时13岁，患了一种病，也吃也喝身体却渐渐瘦下去，腿和胳膊瘦得像麻秆，肚子却鼓得老大。皮肤上冒出一片片红点，渗出血珠，一阵发烧一阵又退烧，已经折腾两个月了。村里十几名男孩女孩同时得了这病，有两个已经入了土。请大夫看过，有的说是水鼓气鼓，有的说

是大肚子痞，吃药也没用。人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没指望了。

这就是黑热病，一种十分可怕的黑热病原虫传染病。

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穿着毯子布（呢绒）衣服，外罩白大褂。他们挨家挨户串门，谁家有病人，就送上几粒药片，不要钱。老百姓都说是来了行善舍药的大善人，来了救命菩萨。可又半信半疑，特别是不相信那听不懂的外路口音，舌头卷着，像短一截，跟洋鬼子一样。还有人说这是一些南蛮子，南蛮子会看风水，是来打探搜寻山里的宝器。吃了那白色药片，小孩子就给勾了魂去，更没救了。于是就有人不让进门，或是把生病的孩子藏起来。这几个人倒是很耐心，进了那又低又矮、烟熏火燎的茅草屋，掀开破破烂烂的被子，在土炕上给病人检查，连那些像年画上一样俏丽的女人也不嫌脏。农户里没有开水，他们提个竹皮暖水瓶，倒上半茶碗水，让病人服下药片。

第二天，他们又准时来了。

跟妹妹一起生病的十几个孩子，连续服了几天药，最后都给治好了。如今，妹妹已 50 多岁，她最小的女儿也要在今年考大学了。

妹妹生病和治病的情况我是后来知道的。真也巧，如今竟在不经意中遇上了这位葡萄糖酸铋

钠的研制者，这位药学高级工程师。我把这些跟老先生讲了，他轻轻掀一下白髯，笑着说：“经过长期临床试验，这种药效能不错，是救了一些人。眼下，黑热病在中国已经基本绝迹了。”

然后，他回到空地上，缓缓打起太极拳来。

“这种药恰好那年研制成功，又恰好在我们县我们村试验推广，这真是妹妹和我村其他患者幸运，也不能不说是冥冥中一种机遇，一种缘份吧……”我呆呆地望着花坛旁正在云手、弹腿的药学高级工程师，望着他飘飘洒洒一部银白长髯，心里跟自己说。

砚 缘

80年代初，省城有一个鲁砚展览会。我随一位书法家去参观，用数元钱买回来一块费县产金星砚。因有点残，是从展品中淘汰下来的，所以价钱也便宜。从此，我的书桌上有一块砚台了。

第二年夏天，到太原参加黄河笔会。山西作协送我一块赭红色砚台。石质细腻圆润，整方砚台是一匹硕大的卧牛，雕刻朴拙粗犷，很透着一股山西作家那种坚韧负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久我省一位青年作家去南方开会，带给我一方无锡砚，小巧玲珑，颇带些江南山川的潇洒与飘逸。再后，又得到两块莱芜产的燕子石砚台。据说，那深嵌于砚石上的翩翩乳燕，是五亿年以前的三叶虫化石，一只只展翅翱翔，呼之欲出。前年，老家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方临朐红丝砚。是圆的，造型简单，一底一盖，俨如一盘故乡的小小的石磨。可那平滑光洁的石面上，石纹石线勾勒出一副副山水画，远村近树、竹篱茅舍、岚光水色、云气雾霭，可凭想象幻化出万千景观。去年一位作家

又送我一方嘉祥产墨玉砚，石黑如墨，光润如玉，并刻有两条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石龙。嘉祥石刻有悠远的历史，遐迩闻名，我在县城中心广场上见到过一只巨大而又美丽的麒麟石刻。在这方石砚上，云朵翻飞，精细处石龙毫发毕现，鳞爪闪光，混沌处石龙见首不见尾，可以看出那位无名艺术家的苦心和造诣。仔细把玩时，不见刀锋痕迹，且构图上也不像当代人的作品。此砚或产于若干年前，因而越发增加我对它的珍爱了。

我已经有了五六方石砚，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富翁了。但是，却从未用它写过字，这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缺憾。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用毛笔写字，练过大仿和小楷。也许由于缺少写字的才华，更多的可能是耐不下性儿，大仿或小楷成绩都很差，受到老师的不少斥责。再说当时的学习条件也太差，我的书包里就从来没有过一本字帖。欧柳颜赵的名字似乎听说过，但对他们的作品却无缘一睹芳华。读初中时，班主任老师字写得较差。他有一句口头禅：“国家不嫌字丑”，不知是有所本还是他的杜撰。老师的许多教导早已随风散尽，不知何故这句话却至今还记得。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了一只经常不下水或突然“拉蛋”的自来水笔，课程上也不再有大仿和小楷，因而，毛笔字基本上不再问津了。

参加工作以后，先做了三年中小学教师，批改作文只好拿捏着用毛笔。后来调到编辑部，编稿、写稿签、给作者复信都一律用钢笔。有时见到老编辑用毛笔编稿，似乎也欣赏那样一种润笔挥毫的气韵潇洒，但更多的时候感到隔膜，觉得他们因循守旧、有负于现代文明所给予的馈赠。

最近几年，听说一些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同龄人练起了书法，有的一夜间声名鹊起，办起了书法展览，敬佩中又有些许茫然。我有时也想练一练，当然自己明白成不了气候，但听说练书法的同时就是练气功，对身体有好处，实在不妨一试。不过想归想，并没有急于动手。

促使我下决心要练一练的其实是另外的原由，真有些逼上梁山的味道。这几年参加过一些活动，散会前主人常常备下宣纸狼毫，要来宾留下“墨宝”。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十分尴尬。极为诚恳地声明自己不会写，写不好，对方反而认为是故作谦虚，拿架子。有一次在南昌市一家编辑部，跟我通过几次信的一位女编辑出来作证，说我的信写得龙飞凤舞，写张条幅不在话下。这位女编辑不了解钢笔字和毛笔字实属僧道两门。我年轻时毛笔字没有下过功夫，点、撇、勾、捺全都不规范，如今与毛笔又相违多年，连如何握笔也已茫然。至于钢笔字，由于几十年编稿抄稿，熟能生巧吧，信笔一挥有时也许能遮人眼目。实在

推不下了，只好落荒而逃。还有一次在胶东某县，任务临头时心生一计，说同去的几个人中顶数司机师傅字写得好，公推他当此重任。依靠插科打诨，好容易这才蒙混过关。

但是有些会议在入口处签名却难以蒙混。装裱精致的签名簿在你面前摊开，浸满墨汁的毛笔递到你手里，后面还有人挨号，想逃也逃不脱了。手心里已经浸出粘粘的汗水，手指也没来由发胀变硬，还要用悬笔，于是，只好像阿Q那样画那个总也画不圆的圈了。

又一次下决心：毛笔字总得练一练了。

却仍然迟迟没有真的动手，不过却开始注意起街上的店铺匾额和书刊上的名人题字来了。久而久之，仿佛也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似的。有的字初看很好，越看越好；有的字初看很好，仔细欣赏时却索然无味。一幢大楼上题有一位晚清皇族的几个巨幅大字，笔划结构都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孱弱甚至柔若无骨，使人不由想起这位皇族曲折而奇特的一生际遇。另一幢大楼上有一位著名书画家题写的五个大字，在霓虹灯下闪闪发光。仔细看来，却觉少了一些书卷之气，多了一点市井之气。有一次见到茅盾先生的一幅题字，行家说那叫“瘦金体”，字体娟秀纤削，而每一道笔划都如铮铮铁骨，力透纸背。联想到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茅公在巨大的压力下，从不作违心之谈，今